

那年那月那场高考

—我们的1977—

彭晓红 林子 [主编]



那年那月那场高考——我们的 1977

主 编：彭晓红 林 子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5 by Xiaohong Peng and Xiaolin De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5年12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10mm x 148mm

字数：160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5950062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780-4

前言

听说我是七七级的，他眼里流露出大大的惊叹号：“七七级？最牛的一届呀！”

他是1977年出生的。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不到5%。因为难，所以惜之。为众人知，为天下人知。大约从他记事，读书至上是他生活的座右铭。十八年后的1995年，他考入武汉一所211高校。

“难啊。”他所在的湖北安陆，一个县，五个理科班，两个文科班。每个班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学生约5-6位。其他学生能考上的是排名较后的大学或专科。他是我侄女婿。他说的难，是千难万难。

侄女婿开车，送我去见大学同学。五月的阳光，灿烂的江城。路上，我们有了下面对话：

“姑姑，你读小学时就开始“文革”了？你没读什么书啊。”

“对呀。1966年“5.16”通知时，读小学二年级下学期。”

“那你没学什么呀。”

“对。没学什么。”

“那你怎么考上大学的？”

“大家都不学。”

他不再作声。

我也不再作声。

我说的时代，他知道，也不知道。现在还活着的65岁以上的人应记忆犹新。那时的我们更难。高考时，大多数不在父母或家人身



彭晓红，1959年8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湖北中医学院本科毕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毕业。曾任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公社河东街大队桑蚕场下乡知青；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医生。1989年，深圳市某国有企业创始管理人员，1993年企业在A股上市；1997年，与人合伙创立国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三板第一批上市公司；现退休闲居在深圳市。



林子，1957年出生于湖北汉口。文化程度：硕士。曾任武汉市汉桥区国营四新农场下放知青；武钢轧板厂工人；武汉市第一医院医生；湖北中医学院教师；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医学中心肾内科访问学者；后随实验室迁至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从事肾性高血压研究。以第一作者在《Hypertension》，《Kidney Int》发表科研论文。现定居马里兰州。



边。这也是后来1977年高考者自豪的原因之一。

2022年5月。美国巴尔的摩。遇到同学少宁。问起高考经历。她说：“考试头一天还在上中班。晚上9点下班。8点半我才拿到准考证。”

一脸惊愕。

看到我的表情，她笑了起来：“这还不算。”她慌不忙地接着说：“为了有时间复习。我把手在机器上故意弄伤了。”

“岂有此理。”我更诧异了。少宁个子不高，1米6左右吧。戴着副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月亮眼，弯弯地，看起来总在微笑。记得在班上，她话不多，语音也不高。她的举止言谈很像她的名字。我想象不出她与有点暴烈行为之间的关系。

微信流行起来。我们七七级一班也建了微信群。一天，远在日本的同窗段虹，转发一篇文章。大意是，历史是由一个个的个人史、家史、乡村史，一步步编织成的。

第一次听说历史从小人物史开始。历，经历；史，记录者。把个人过去生活的经历，记录下来就是历史。后来，读《大江大海》。当事人已不在世。从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来寻找当事人及其家族变迁中的蛛丝马迹，探讨那大江大海般的历史，难。

发生在冬月的，中断11年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即1977年高考，是近代重要转折点的第一场高考。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大江大海般的。四十八年后已然成为历史产物的我们是那场考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们看历史很长很大；历史看我们很小很小。小人物的故事，在历史记载上，微不足道。但小人物遇到了大事件，躬逢其盛，深感自豪。回忆起来也是心潮澎湃。写下来是不是可以保存这份心潮澎湃？

一九七七级大学生与一九七八级大学生入校时间只相差半年。



医学院有毕业实习要求，历时一年。因此，一九七七级医学院的毕业实习提前半年，腾出时间给一九七八级大学生毕业实习。然后回校补半年课。1981年7月-1982年6月，爱国、小鹿、泽民、黎霞、段虹、少宁、梁丹和我八个中医学生来到规模不大位于市郊的武汉市关山医院毕业实习，只因一位名叫桂晓雲的老中医。

桂老曾名噪一时一方。后来下放农村。再后来在关山医院悬壶济世。从医一生的心血，要赶快整理出来，这是年过花甲老人的最低要求。我幸运地成为那个最低要求。不为炫耀才华，不要辞藻优美。把事说清楚就好。

毕业实习完后的那个暑假有两个月时间。记得房间里，一张竹床，一本中医内科学，一个人汗流浹背地整理桂老医案。两年后，医案成为铅字。

桂老的病人曹立庵先生，为毛泽东刻制“毛泽东印”“润之”两枚印章的著名书法家。1984年，我收到桂老送来的一个笔记本和一张折叠的宣纸。打开宣纸，汗颜多于荣幸。对子是桂老写的，字是曹立庵先生的墨宝。桂老的笑，跃然纸上。之于我，受宠若惊。意外得到的那份珍贵，装裱后，漂洋过海，从未示人。

一晃，几十年了。自问能做什么？每天吃饭，睡觉。像我这样，一天睡两个觉，很难说能干什么。许多事都只是想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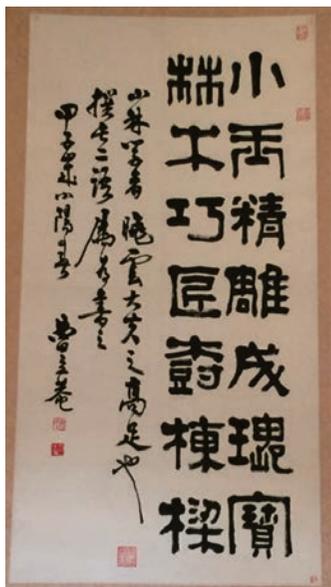
不知不觉过了当年桂老年龄的我，记起了当年二十多岁的感动。赶快写吧。1977年高考仍是我的念想。湖北中医学院七七级的学子们，曾站在恢复高考的历史大舞台上，但不在聚光灯下。生长在一个多变的时代，命运始终与歌声连在一起，与歌声共患难而相知相惜。舞台中央属于一类高校的佼佼者。三类院校的，统统靠边站。这无妨，也无碍。有歌声就好。舞台上存在过就好。

1977年高考，不是一两个人能写的。越多人越好。2024年6月，贸然开工。一开始，找比较熟悉的同学，开门见山，问干不

干这件无名无利以后不能反悔不要怪我的事？还说：第一次做这件事，没经验，没有在班上公开征稿。事，要真实；名呢，小名就好。愿不愿？

以事实来构成拓展稿子，不要一些概念或符号。我保留了一部屏面摔裂的2018年华为手机，INE-TL00。它帮我查找远方的故事。每次查阅，十分欣喜。它带我走进了从没走过的地方，跟着同学体会着不同的人生。毕竟，那段经历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有些细节，在亲历者眼里，不足一提或平淡无奇，而之于我都是难得的。真实活过的样子，家乡的春夏秋冬，在生活的细节处落笔。把往事详细地演绎出来，比预想的要难。还有，总在红线旁边打转转；明明不能问却还要问。明明不能写却还想写。

骤然来临的“恢复高考”，似冬日天际的一缕阳光。应考者大多数都有在冉冉晨雾中奔跑的感觉。先填志愿后考试，缥缈中难以把握目标。一些同学第一志愿填报湖北中医学院。后来，得知高考分数线超过一类院校录取分数线，后悔或沮丧，难以言表。毕业后，一些同学改了行，转了专业。2003年，去深圳。在那里，遇见晓红同学，得知其正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EMBA。一个温暖的重逢，甚是惊讶。我觉得不光要穿越历史烟尘关注那年那月那



场高考，也不妨展现毕业后的奋斗与成功。她就是这样一位同窗。我打电话她，讲起这件事，邀她加入编辑工作。她说，这个题材有意义。欣然同意。

我实在没想到，这样一位商界成功女企业家，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旺盛的创作精力。她很快在电脑上专门安装了能打开海外文档的软件。自从她加入后，整个编辑工作走上了快车道。我俩一起重新编辑原来的旧稿。积极约新稿。

于是，一个个同学，一个个故事。

于是，历史画面，重新展现：“实现四个现代化，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

“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是一九七二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提出来的。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周总理的这项指示。”

“一定能够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搞好，加速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的重大战略任务，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

这是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中关于此次高考的意义。

1977年11月10-18日为湖北省高考报名时间，同时填写志愿。

1977年12月6-7日。两天考试。理科，四门：语文，数学，理化，政治。满分400分。不公布考试成绩。不发送考试成绩单。可到当地招生办查询分数。理科录取分数线是165分。平均每门42分。

1978年2月，开始陆续发送录取通知书。



1977年3月10-12日，湖北中医学院入校报到时间。

根据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的政策，当年的我们分别在湖北恩施县、麻城县、黄石市、黄梅县、新洲县、荆门县、宜都县、广水县、广济县、武昌县、罗田县、武汉市、河南省荥阳县等地，作为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工厂工人、现役军人、中学教师，医院工人参加了1977年高考。

每篇稿子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有些同学习惯写论文报告，有的习惯著书立说。把1977年高考回忆写成同一个模式，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每一个故事，有它的独特性。作者祖汉与共和国同龄。1956年，7岁，成为公立小学第一批学生，经历了小升初，初升高的严格考试。1966年，“文革”开始，他的高中学习停止；主编兼作者晓红，1966年，7岁，上小学；1977年夏季高中毕业。两位作者的小学初中高中学习经历，连在一起长达21年，恰巧无缝衔接并展现了半个世纪前，省重点中学波澜壮阔而又眼花缭乱的学风，校风，教风。

读大学令人向往。令人向往的并不都是读大学。贤文高中时任校团委副书记。作为1977届高中毕业生，下放三个月被选为大队代课老师。面对知青点战友们紧张地复习备考，充满希望与朝气的他具有不同的向往，但不是高考。

瑾瑜，1977届高中毕业生。下放一个月左右，身为当地教育系统一把手的父亲告诉她，今年可能要恢复高考。年年三好学生的她，就是不听。

樊群，曾是省先进知青代表；事迹被湖北艺术学院搬上舞台；高考分数239，超出录取分数线一大截。她的三个志愿全是湖北中医学院中医系。



薛莎，应届高中毕业生，1977年夏，脚踏三厘米塑料高跟凉鞋上山下乡来到广济县。5个月后参加高考。同时被陕西美术学院与湖北中医学院两所高校录取。

苏玲，出生时2.7斤。气若游丝是常态。如此从武昌到恩施，一路走来，有了生存的自信。高中毕业后坚定地选择上山下乡，海拔1800的深山，一日两餐，出工十一小时。两年后坚定的选择参加高考。

春秋时代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是千年传奇，还是传说？出版了几本专著的子楼告诉你，那是什么。

聂广是本书中唯一参加过“文革”时期1973年的高考。他分享了自己1973年、1977年、1978年三次高考经历。

……

时过境迁，物非人非。那场高考虽不久远，有些人和事，已被历史淹没；或成为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标签。比如“下放知青”，“回乡知青”。写作的过程，有动摇的时候，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或怀疑写作编辑能力。然而，提起笔，当年平淡的人和事便不期而至。不用修饰，不用改编，把半个多世纪沉淀下来的那些片段记录下来，写着想着，眼泪便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那些是寒夜，是希望，是青春，是酸甜苦辣，是兰气随风。

有些同学因忙未能成稿；有些同学选择了沉默。因此，这本回忆录，有很多遗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事情都有缘由。提到那场考试，不得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所以大部分回忆从生活轨迹开始。因此，这些回忆也是半个世纪后，对我们前辈的怀念和答谢。

感谢所有同学。他（她）们分别从湖北宜都市、麻城市、武汉市；上海市；深圳市；广东省广州市、珠海市；于繁忙事务中抽出时间，撰写稿子。他（她）们是著名临床专家、资深老中医、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二级教授、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稿子写好后，恰好有个出版社可以出版。我们想了想：

1.既然记录下来，记得也清楚，带着父辈的时代的记忆，放在抽屉里有些可惜；

2.我们的记忆，以后是会忘的；

3.印下来可分给亲朋好友同学们看。目前还找不到如此详细地叙述那年那月那场高考的回忆录。

再说得冠冕一点：4.纪念那场高考。

所以还是出书的好。我们咨询出版社：“作者较多，署名上有什么要求？”

“在图书中没什么具体要求；在图书书号记录和书商网站上通常只能显示前两三名。如果合适，也可以考虑用主编或者副主编等等。”

就这样，我俩把自己升为了主编。我们也知道，人们不喜欢看这类回忆录。这也没有办法。说自己想说的话。说得不好是缺点，缺点也是特色。这种东西发表出去，看的人少，就少惹麻烦。这本书放在什么地方不重要。我们相信诚实。诚实的文字是有生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有生命的书。一本献给自己的书。每篇文章都有青春的色彩与光芒。我们祝福1977。这本书是可读的祝福。

谨以此书纪念一九七七年高考四十八周年

2025年10月

目录

1. 我那些年的回忆.....	龙 文	001
2. 高考，几家欢喜几家愁.....	朱贤文	022
3. 卷到极点的高考.....	汪 何	034
4. 六八届高中生的高考.....	严祖汉	050
5. 深山里的高考.....	苏 玲	082
6. 高考，所以然也.....	周子楼	107
7. 高考志愿全部填满.....	郭少宁	135
8. 我的三次高考.....	聂 广	150
9. 求学点滴.....	梅江水	168
10. 应届生的我，高考心路历程.....	夏瑾瑜	172
11. 那年那月那场幸运的高考.....	彭晓红	185
12. 从军营走向考场.....	蔡金书	223
13. 两份录取通知书.....	薛 莎	242
14. “该生录取中医系 239分”.....	樊 群	254
15. 志愿.....	戴蜀平	269
跋.....		284

1

我那些年的回忆

龙文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有喜乐悲思，有后怕、有尴尬、有忏悔、有不舍，故事不一定精彩，却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打开这本书，慢慢地读下去…

知青农场的那些事

1975年6月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接受锻炼。当时我面临选择知青点的问题：父亲单位的知青点在武昌县流芳公社（现属武汉市江夏区佛祖岭地界）；母亲单位知青点是荆门炼油厂潜江农场，位于潜江县广华寺。纠结再三，选择了后者，一则考虑农场是炼油厂直接领导，管理会好些；二则可能招工的机会也多一些。同年7月初，我们武汉市第七医院的20多个职工子弟，也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统一由炼油厂组织到农场青年队报到。

农场面积约20平方公里，既生产粮食，又为部分炼厂职工解决了家属就业问题。当时青年队是半军事化管理，知青有一百多人，属于连级建制，给我们配了连长和指导员，管理知青的生活、生产和思想工作。和通常理解的知青不一样，我们的身份是“农工”，

每个月有30元左右的“工资”。

队里的知青除了来自武汉第七医院的子弟，其余都是随父母从辽宁锦州、抚顺过来支援荆门炼油厂建设的，早于我们两三年到青年队、也年长我们几岁的东北子弟。他们身高比我们大一截。男生健壮帅气，女生高挑白皙，按武汉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麦子（相貌）很正”，看得我们好是羡慕。

来农场的时候，正值最热的三伏天，是一年中农事最繁重的“双抢”季节。大家被分成不同的班次，每天早上6点起床，有的到田里插秧，有的收割成熟的早稻，晚上全体知青在操场上“打场”、“扬场”，将稻禾脱粒，脱粒后的稻谷和稻草、灰尘混在一起，用铁锹将这些混合物抛向空中，比较重的稻谷落在近处，灰尘和草屑被风吹向远处，达到分离稻谷的目的，然后摊在操场上晒干，装进麻袋，装车送进仓库，通常忙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收工，劳动强度相当大。

有天打场到凌晨2点，累的实在受不了，上下眼皮打架，我钻进操场角落的稻草堆里小睡了十来分钟，结果浑身奇痒，长了一身的红疹。谁要自己偷懒呢。还有一天上午，我被安排给农作物打农药。那天烈日当空，相当热，干了3个多小时的活，大汗淋漓，又没有补充水分，造成轻度脱水和中暑。回宿舍时走在无人的田埂上，两边是水田，突然感到眼睛一黑，一头倒在田埂上，好在很快就苏醒了。现在想起这件事还感到后怕，庆幸当时没有倒在水田里，否则不堪设想。

青年队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们住在活动板房里，热得久久不能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两三个小时，又被叫起来干活了。夏天，干了一天的活，一身臭汗，洗澡是基本需求，场部有洗澡间，但离宿

舍有一定距离，加之晚上路灯昏暗，还要经过一片野草地，有蛇虫出没，既不安全也不方便。恰好宿舍外有个露天自来水管，我们干脆就在那里解决洗澡问题。一群人，个个手端装满水的脸盆，往身上浇，每天都过“泼水节”。伙食很一般，主食是米饭或馒头，倒是够吃管饱。一星期难得吃点荤菜，主要是水煮南瓜，由于油水太少，大家饭量都特别大。有一次食堂破天荒做了一次糖包子，我一口气吃了15个（每个包子约一两半），这个纪录没有再被破过。后来只要有机会，我都要给朋友炫耀一番这15个包子的故事。有件事要特别吐槽一下，就是农场的蚊子。来青年队的第一天，这里的蚊子就给我一个下马威。上厕所时突然感到大腿一阵刺痛，看见一只体长约1.5厘米左右的“特大蚊子”趴在上面，又长又粗的针管看得清清楚楚，我长这么大就没看过有这么大的蚊子，更夸张的是，赶走蚊子后，清晰地看见皮肤上有一个小“针眼”，挤了一下，竟然挤出了一滴血，太夸张了。从此后，只要去厕所，我就会带一张报纸，不是为了看新闻，而是为了驱赶蚊子。

起初，我们和东北知青除了一起劳动外，“吃喝玩乐”都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主要是年龄有一定差距，经历也大不相同。他们闯荡社会有几年了，对他们除了佩服以外，颇有些敬而远之的感觉。劳动之余，我们武汉知青会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摆龙门阵，和他们交往不多。有一天，这种隔阂被一件很滑稽的恶作剧打断了：某天吃完晚饭后，我们几个武汉知青正围坐在宿舍的床边聊天，外面天已经黑了，宿舍里的灯比较暗，冷不丁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人，个子高挑，脚蹬高跟鞋，穿一条齐腰的红色长裙，上身套一件白色的背心，胸前乳房高耸，头戴碎花图案纱巾，脸涂胭脂，嘴抹口红，一扭一扭缓缓向我们走来，活脱脱一个妖艳女子，还没

等我们没反应过来，门口又冒出七八个东北知青，嘻嘻哈哈、闹哄哄地簇拥着这个女人来到我们面前，定睛一看，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个叫袁慧民的东北知青男扮女装的。高跟鞋、长裙、纱巾和化妆品是对面宿舍的女生提供的。我们急切地想知道“乳房”是谁“提供”的，袁慧民掀开背心，从胸部掏出两只大小合适的搪瓷饭碗，每只碗底部放小半截圆头辣椒，原来如此。大家哄堂大笑，和东北知青的隔阂瞬间消失了。

在农场，袁慧民是个“大人物”。他头发微卷，发际线稍高，显得脸型稍长，眉毛不浓密，桃花眼，高鼻梁，嘴唇较薄，偏瘦，身高1.83米，和其他东北子弟比，显得苗条不少，给人的第一感觉属于比较斯文秀气的那一类，但实际上他是农场东北知青的“老大”，他性格剽悍，豪爽，讲义气，爱打抱不平，还有谋略。有一段农场知青都知道的“故事”：一个晚上，5个东北知青外出看电影，回农场路上和当地青年发生纠纷，一般情况下，当地人是干不过身材高大，健壮、凶悍的东北知青的，无奈对方有20余人，手上还有“武器”。眼看顶不住了，其中一个知青到农场驻地求援。袁惠民听闻操起一根冲担（是一种长约1.5米，两头削尖，包有铁皮的农用工具），带了几个强壮的知青一路狂奔到事发地，当时那4个知青已被团团围住，眼看要吃大亏，出大事。袁老大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端起冲担冲过去，当地人猛见几个张牙舞爪、凶神恶煞的壮汉杀过来，为首的一个还端着冲担，他们哪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架势，惊慌之余，作鸟兽散。

事后我问袁慧民，这样搞太危险了，如果出人命怎么办，他面带狡黠笑着说：

“我不会真的拿着冲担对着人干的，看着我们冲过去的那个架